

## 武漢營研習心得

李鈞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生

十分有幸此次參加“第七屆兩個歷史文化研習營——荊楚文化”。坦白說，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武漢，而對於整個湖北省我的知識也僅限於書本和地圖。本人此次參加“武漢營”的收穫，大致可分為三點。其一，對於湖北省的地理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演變有了一番輪廓雖粗但十分深刻的體察，這點首先在徐斌老師對於考察行程的簡介中開始了解。湖北雖說是內陸省份，但由於長江由此出巴山山脈，因此形成了一個“內陸三角洲”，上古時期文獻中所記載的“雲夢澤”大概覆蓋了如今整個江漢平原廣大區域，而荊楚地區發展的歷史，大概也可理解為此區域廣袤的湖區沼澤逐漸化為陸地的過程。直至明清時期，湖北依然是“湖澤遍地”，自川蜀地區向長江中下游的貿易，可不用經長江而取其他較直且近水道而行。另一方面，湖北地區的土地開發也是在與“湖澤”搏鬥的過程中展開的。在考查材料中，多見明清以來修築堤壩抵禦水患的碑文材料，尤其至清中期，這些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才在國家財政支撐和政府官員督辦下完成，結合相關地方史視角的研究，這個時段正好吻合江漢平原普遍行進宗族建設的歷史節點，故而此地的宗族也是在水域逐漸變為穩定的陸地，或說有新開發的確定土地時逐漸聯合壯大，以對抗外來者的競爭，可說與已知明清珠三角地區的土地開發和宗族形成有相似之處。

關於第二點心得，得益於考查過程中的訪碑讀碑的學習體驗。雖然本人有幸參加過前兩屆研習營，但此次營隊面對田野材料時的熱情遠超以往，尤其是在鄭振滿、張侃、徐斌等主攻民間文獻的老師的帶領下，麵粉塗、粉筆畫、清水淋等“土法”無所不用其極，使營隊在短暫的考察時間內迅速閱讀和抄錄了不少重要材料。其後更重要的是讀碑和思考，我所在的小組在襄陽米公祠中抄錄了數通清道光年間為主持修堤的“鄭公”所建的鄭公祠相關的碑文。在利用幾天整理和討論之後，我們不僅大致梳理了整個修堤到建祠的事件過程，又在鄭振滿老師的點撥下發現，興建鄭公祠及後續維護實際上成為地方官整合襄陽一地各商業會館一種手段。在鄭公祠中，來自四面八方的各地商人實際建立了一個公共議事空間。他們制定出一套以“釐金”，即商業稅來管理維護鄭公祠以及河堤的辦法。就此一點來說，即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因為學界通常認為“釐金”為太平天國時期在上海發明，後推廣至各地。而更為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出這些襄陽的會館和行會形成了一個半自治性的社會管理手段，可說是體現中國城市史中“公共空間”的一個極佳案例，因此也更有待進一步地深入研究。

第三點心得，是對於帝國中央的政治事件和地方社會變遷關係的體會。這一點心得主要得益于對鐘祥明顯陵和武當山兩地的考察。嘉靖皇帝為父親興建顯陵，是“大禮議”事件中的重要一環。在考察過程中，營隊注意到一快記錄陵園田產的碑刻，在一些同學的解讀下發現，嘉靖帝在興建顯陵的過程中，實際將大批土地劃入陵產，不僅引發地方官與鎮守太監的衝突，更極大地改變了地方結構，甚至與後來萬曆年間承天府民變也有關係。關於武當山的考察，我自己在前前後後閱讀了一些相關研究，也找了一些材料，在晚間討論匯報中對於歷史上真武大帝地位和形象的變遷作了一個簡要的報告。尤其是永樂帝對於真武大帝的利用和形塑，與他治內幾件大型政治事件，如靖難之役、遷都北京、北征蒙古都息息相關，在此影響之下，真武也迅速傳播到全國各處，形成地方民間信仰的一種。最後一場講座中，李豐楙老師提出中古帝王如何利用道教製造政權合法性，而永樂帝崇祀真武也是這個古代政治邏輯在明代的延續。